

# 李丽辉:用火一样的心种植火龙果

记者 毛双 实习生 赵元元

4月的一天,天还没亮,大足区古龙镇忠义村村民李丽辉和丈夫颜台可早早地起床,煮猪食、做饭、喂猪……做完这些已7点半,两人又拿起剪刀、锄头,赶忙去自家火龙果基地修枝、除草。

6年前,结束漂泊的打工生活,李丽辉选择回乡发展种植业。她凭借踏实肯干,让原本不被看好的火龙果种植业发展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越发红火,成为了村里小有名气的“致富明星”。

## 孤注一掷种植火龙果

李丽辉今年52岁,云南弥勒县人。2011年,李丽辉嫁给古龙镇忠义村村民颜台可。为了生计,两人四处打工,入不敷出的窘境和漂泊的生活让李丽辉想回乡创业。

“我一直都想自己做点事情。年轻的时候也创过业,但是都失败了。”李丽辉说。

初中学历的李丽辉身上有一股干劲,想到就做,而且敢于投资。

2016年,李丽辉拿出自己仅有的10万元,在忠义村承包了20亩土地。先后种植了少量葡萄和蔬菜,效果都不是很好。种什么成了李丽辉面临的难题。

在参加一次新型农民培训的过程中,李丽辉参观了本地的一家火龙果种植基地,当时市场价每斤15元的红心火龙果,让她十分看好火龙果的市场前景。

学习结束后,李丽辉便和丈夫商量先去看看火龙果市场。第二天,她到铜梁、璧山火龙果基地考察学习,确认“市场销售不用愁”后,信心倍增。

2018年,李丽辉说服丈夫贷款投资15万元,从璧山

引进“京都一号”种苗,正式开始了火龙果种植事业。

## 艰难的创业之路

好不容易找人将火龙果苗种下,此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火龙果需要大棚种植,不然冬天难以存活。开弓没有回头箭,李丽辉只好硬着头皮再去银行贷款,一次性建好17个大棚。

为了节约资金,基地需要的水泥桩全部由李丽辉和丈夫自己制作,1200多根水泥桩,他们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里,每天天不见亮就开始干,天黑才收工。”李丽辉说。

这些艰辛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李丽辉来说,都不算什么。为了学习种植技术,只要有培训,不论多远她都去,每次都会认真做笔记,破旧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此外,她还买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书籍。

“不懂就要多学,只有掌握了种植技术,火龙果才能种得好。”李丽辉说。

夫妇俩每天起早贪黑,在他们的精心管护下,火龙果当年便陆续挂果,300多斤火龙果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了5000多元。

“如果以这个行情发展下去,我想3年就能回本。”李丽辉说。

等到第二年火龙果正式挂果,每斤的价格却跌到8元,所幸过来采摘的人多,当年6批次火龙果全部以采摘体验的形式售出。

2020年,火龙果一度滞销,尽管有区妇联等部门

助其销售,但仍有上千斤火龙果因为无人采摘烂在了地里。

李丽辉急得差点哭出来,她痛定思痛,意识到要拓宽销售渠道,不能仅仅依靠采摘。

## 日子越过越红火

6点半起床,捆枝、剪枝、施肥等是她和丈夫每天的必修课。

2021年7月,火龙果再次迎来采摘期。这一次,除了上门采摘的销售模式,李丽辉还通过线上销售平台和到外地售卖的形式,让火龙果全部售卖一空。

“初级农产品价格低,今后我想尝试用火龙果酿酒,增加产品附加值。”李丽辉说。

除了种植火龙果,李丽辉还喂猪,最多的时候喂了60余头。火龙果加养猪的收入,让李丽辉家的生活有了明显的起色。去年,家里加盖了楼房,还买了车。

看着李丽辉家的变化,村民对这个“外乡人”的看法有了改观,她的勤劳也感染了更多的人。只要她家有农活,大家都会优先考虑。

近年火龙果市场不稳定,李丽辉开始谋划其他种植项目。她和丈夫又租了30亩地,尝试过种植百香果、柑橘、草莓。前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李丽辉引种了30亩黄精。

李丽辉说,如今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她也想带动村民一起增收致富。只要村民愿意栽种,她可以免费传授火龙果种植技术,同时还可以提供火龙果苗。“只要肯干,勤劳一定能有收获。”李丽辉说。

# 张首刚:大国“钟”匠 (三)

——记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首席科学家张首刚和他的“时间团队”

新华社记者 张伯达 郑昕

## 奉献 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与张首刚的那件T恤衫同样在他办公室一放就是好几年的,还有四瓶香槟酒。这是他从法国带回来,起初是准备在某次重大突破后和大伙儿庆祝用的。

可直到现在,哪怕他们取得了再多科研突破,庆功酒都未启封。张首刚说,并非无功可庆,而是授时人心中都有一面表盘:在对准确度和稳定度性能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每一次付出的终点,都会周而复始成为新的起点。

近代中国,标准时间的产生和传递曾长期被外国人所主导并把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启动,急需在内陆腹地的隐蔽地点建设一座授时台。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坐落于陕西省蒲城县的陕西天文台在1966年始建,并于1971年开启短波授时。

参与陕西天文台创建的,有不少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科学家和青年大学生。曾任陕西天文台台长的漆贯荣回忆,当时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他,与首批另外十多名青年下了火车转汽车,下了汽车又步行才抵达远离人烟的蒲城县金帜山下。

回忆当时眼前荒草丛生的工地,漆贯荣说:“就算是搬石头,也要凭着双手把天文台建起来!”

短波授时台的建成,使我国具备国土全覆盖的陆基无线授时能力,翻开了中国授时的新一页。在此基础上,长波授时台小功率试验台于1976年7月试播,4个月后,信号正式每天定时开播。

“搞全国性的一个钟……不光是对尖端技术重要,而且对我国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钱学森曾这样形容长波授时台的意义。

长波授时体系的建成,让中国赶上了世界步伐。这项成果也在1988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独立自主的授时体系建设中,一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扎根西部、科技报国。为进一步适应国家对授时工作的要求,陕西天文台在1980年搬至临潼,并于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地址与名称虽变但初心未改,新时代的授时人赓续着红色血



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空间铯原子光钟实验室讨论项目进度。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脉,执着于钻研与奉献。

原子钟是前沿理论和尖端技术的结晶,用十年乃至更久时间做出一台原子钟是常态。

授时人受的苦,有时不只是身体的苦:有的久坐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也没时间去手术,有的脚踝骨裂打着石膏拄着拐在春节假期跳进实验室;但更多的,是与成百上千个部件仪器“长相厮守”坐冷板凳之苦。

光钟是前瞻性原子钟,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常宏负责着铯原子光钟的研制。在科研关键阶段,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先后经历了父母的因病去世,其中父亲去世前就已瘫痪六年。“以前最怕夜里接到电话,说家里老人有情况。”

但他说,在这全世界都盯着的战略高地,想要抢占下来,时间窗口只有一两年。国家的计划,不能在自己这里耽误了,再难也得咬着牙把研究推下去。

“造钟是值得一生为之付出的事业,因为这是国家的战略需求;造钟也是一生干不完的事业,因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进步对原子钟性能,包括使用便捷度的要求无止境。”张首刚说。

投身这项事业至今的31年里,他带队研制出了9种不同应用类型的新型原子钟。 (待续)



数智乡村建设作为数智技术应用和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结合点,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是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的积极响应。

——王楠

(王楠,京东集团副总裁)

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也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核心是要把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结合在一起,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科技自立自强,首先就是坚定理想信念,要志存高远,要时刻准备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应该主动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大局中,主动担当起国家的科技重担,为我国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陈学东

(陈学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高级农技师赵信勇在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的曹州牡丹园内查看自己培育的牡丹。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